



商君列傳第八

史記六十八

商君者衛之諸庶嗒子公子也名鞅姓公孫氏其祖  
本姬姓也鞅少好刑名之學事魏相公叔座為中  
庶子公叔座知其賢未及進會座病魏惠王親往  
問病曰公叔病有知不可諱將柰社稷何公叔曰  
座之中庶子公孫鞅年雖少有奇才願王舉國而  
聽之王嘿然王且去座屏人言曰王即不聽用鞅  
必殺之無令出境王許諾而去公叔座召鞅謝曰  
今者王問可以為相者我言若王色不許我我方  
先君後臣因謂王即弗用鞅當殺之王許我汝可

疾去矣。且見禽鞅曰：彼王不能用君之言，任臣又安能用君之言殺臣乎？卒不去。惠王既去，而謂左右曰：公叔病其甚悲乎？欲令寡人以國聽公孫鞅也，豈不悖哉？公叔既死，公孫鞅聞秦孝公下令國中求賢者，將脩繆公之業，東復侵地，西入秦，因孝公寵臣景監以求見孝公。孝公既見衛鞅，語事良久，孝公時時睡，弗聽。罷而孝公怒，景監曰：臣之客妄人耳，安足用邪？景監以讓衛鞅。鞅曰：吾說公以帝道，其志不開悟矣。後五日，復求見鞅。鞅復見孝公，益愈。然而未中旨，罷而孝公復讓景監。景

監亦讓鞅。鞅曰：吾說公以王道而不入也，請復見。

鞅復見孝公，善之而未用也。罷而去。孝公謂曰：景監曰：汝客善，可與語矣。鞅曰：吾說公以霸道，其意欲用之矣。誠復見我，我知之矣。衛鞅復見孝公，公與語，不自知。鄰之前於席也。語數日，不厭。景監曰：子何以中吾君？吾君之驩甚也。鞅曰：吾說君以帝王之道，比三代，而君曰：久遠，吾不能待。且賢若者，各及其身，顯名天下，安能邑邑待數十百年以成帝王乎？故吾以彊國之術說君，君大說之耳。然亦難以比德於殷周矣。孝公既用衛鞅，鞅欲變

後世所謂英  
主皆如此

自是夫成狼  
局介甫草  
何足及之

法恐天下議已衛鞅曰疑行無名疑事無功且夫  
有高人<sup>之</sup>行者固見非於世有獨知之慮者必見  
教於民愚者闇於成事知者見於未萌民不可與  
慮始而可與樂成論至德者不和於俗成大功者  
不謀於衆是以聖人苟可以彊國不法其故苟可  
以利民不循其禮孝公曰善甘龍曰不然聖人不  
易民而教知者不變法而治因民而教不勞而成  
功緣法而治者吏習而民安之衛鞅曰龍之所言  
世俗之言也常人安於故俗學者溺於所聞以此  
兩者居官守法可也非所與論於法之外也三代

不同禮而王五伯不同法而霸智者作法愚者制  
焉賢者更禮不肖者拘焉杜摯曰利不百不變法  
功不十不易器法古無過循禮無邪衛鞅曰治世  
不一道便國不法古故湯武不循古而王夏殷不  
易古而亡反古者不可非而循禮者不足多孝公  
曰善以衛鞅為左庶長卒定變法之令令民為什  
伍而相收司連坐不告姦者謂斬告姦者與斬敵  
首同賞匿姦者與降敵同罰民有二男以上不分  
異者倍其賦有軍功者各以卒音律受上爵為私鬪  
者各以輕重被刑大小僇力本業耕織致粟帛多

者復其身事未利及怠而貧者舉以為叔祭宗室  
非有軍功論不得為屬籍門尊卑爵秩等級各以  
差次名田宅臣妾衣服以家次有功者顯榮無功  
者雖富無所芬華令既具未布恐民之不信已乃  
立三丈之木於國都市南門募民有能徙置北門  
者予十金民怪之莫能徙復曰能徙者予五十金  
有一人徙之輒予五十金以明不欺卒下令令行  
於民朞年秦民之國都言初令之不便者以千數  
於是太子犯法衛鞅曰法之不行自上犯之將法  
太子太子君嗣也不可施刑刑其傅公子虔黥其

師公孫賈明日秦人皆趨令行之十年秦民大說  
道不拾遺山無盜賊家給人足民勇於公戰怯於  
私鬪鄉邑大治秦民初言令不便者有來言令便  
者衛鞅曰此皆亂化之民也盡遷之於邊城其後  
民莫敢議令於是以鞅為大良造將兵圍魏安邑  
降之居三年作為築冀闕宮庭於咸陽秦自雍徙  
都之而令民父子兄弟同室內息者為禁而集小  
都鄉邑聚為縣置令丞凡三十一縣為田開阡陌  
封疆而賦稅平平斗桶鄭玄曰音勇權衡丈尺行之  
四年公子虔復紀約劓之居五年秦人富彊天子

致胙於孝公諸侯畢賀其明年齊敗魏兵於馬陵  
虜其太子申殺將軍龐涓其明年衛鞅說孝公曰  
秦之與魏譬若人之有腹心疾非魏并秦秦即并  
魏何者魏居嶺阨之西都安邑與秦界河而獨擅  
山東之利利則西侵秦病則東收魏今以君之賢  
聖國賴以盛而魏往年大破於齊諸侯畔之可因  
此時代魏魏不支秦必東徙秦據河山之固  
東鄉以制諸侯此帝王之業也孝公以為然使衛  
鞅將而伐魏魏使公子卬將而擊之軍既相距衛  
鞅遺魏將公子卬書曰吾始與公子驩今俱為兩

國將不忍相攻可與公子面相見盟樂飲而罷兵  
以安秦魏魏公子卬以為然會盟已飲而衛鞅伏  
甲士而襲虜魏公子卬因攻其軍盡破之以歸秦  
魏惠王兵數破於齊秦國內空日以削恐乃使使  
割河西之地獻於秦以和而魏遂去安邑徙都大  
梁梁惠王曰寡人恨不用公叔座之言也衛鞅既  
破魏還秦封之於商徐廣曰弘農商縣也十五邑號為商君商  
君相秦十年宗室貴戚多怨望者趙良見商君商  
君曰鞅之得見也從孟蘭皋公鞅請得見可乎趙  
良曰僕弗敢願也孔丘有言曰推賢而戴者進聚

不肖而王者退僕不肖故不敢受命僕聞之曰非其位而居之曰貪位非其名而有之曰貪名僕所君之義則恐僕貪位貪名也故不敢聞命商君曰子不說吾治秦與趙良曰反聽之謂聰內視之謂明自勝之謂彊虞舜有言曰自卑也尚矣君不若道虞舜之道無為問僕矣商君曰始秦戎翟之教父子無別同室而居今我更制其教而為其男女之別大築冀闕營如魯衛矣子觀我滄秦也孰與五殺大夫賢趙良曰千羊之皮不如一狐之腋千人之諾諾不如一士之諤諤武王諤諤以昌殷紂

墨墨以亡君若不非武王乎則僕請終日正言而無諛可乎商君曰語有之矣貌言華也正言實也若言藥也甘言疾也夫子果肯終日正言鞅之藥也鞅將事子子又何辭焉趙良曰夫五殺大夫荆之鄙人也聞秦繆公之賢而願望見行蒿魚鱗自粥於秦客被褐食牛期年繆公知之舉之牛口之下而加之百姓之上秦國莫敢望焉相秦六七年而東伐鄭三置晉國之君一救荆國之禍發教封內而巴人致貢施德諸侯而八戎來服由余聞之歎閱請見常昭曰款叩也五殺大夫之相秦也勞不坐乘暑

不張蓋行於國中不從車乘不操干戈功名藏於  
府庫德行施於後世五殺大夫死秦國男女流涕  
童子不歌謠春者不相杵鄭玄曰相謂送杵  
声以音声自勸也此五殺大  
夫之德也今君之見秦王也因嬖人景監以為主  
非所以為名也相秦不以百姓為事而大築冀闕  
非所以為功也刑黥太子之師傅殘傷民以駮刑  
是積怨畜禍也教之化民也深於命民之効上也  
捷於令今君又左建外場非所以為教也君又南  
面而稱寡人日繩秦之貴公子詩曰相鼠有體人  
而無禮人而無禮何不遄死以詩觀之非所以為

壽也公子虔杜門不出已八年矣君又殺祝懽而  
黥公孫賈詩曰得人者興失人者崩此數事者非  
所以得人也君之出也後車十數從車載甲多力  
而駢脅者為駮乘持矛而操闕所及戟者徐廣曰此  
作齊魯  
之勁矛干  
將之推戟旁車而趨此一物不具君固不出書曰恃

德者昌恃力者亡君之危若朝露尚將欲延年益  
壽乎則何不歸十五都灌園於畝勸秦王顯巖穴  
之士養老存孤敬父兄序有功尊有德可以少安  
君尚將貪商於之富寵秦國之教畜百姓之怨秦  
王一旦捐賓客而不立朝秦國之所以收君者豈



其微哉。亡可翹足而待。商君弗從。後五月而秦孝公卒。太子立。公子虔之徒告商君欲反。發吏捕商君。商君亡。至關下。欲舍。舍客。人不知其是商君也。曰：商君之法。舍人無驗者。坐之。商君喟然歎曰：嗟乎！為法之敝一至此哉！去之。魏魏人怨其欺公子。而破魏師。弗受。商君欲之。他國魏人曰：商君秦之賊。秦彊而賊入。魏弗歸。不可。遂內秦。商君既復入秦。走商邑。與其徒。屬發邑兵。北出。擊手。鄭徐廣曰：鄭京。秦發兵攻商君。殺之於鄭。鮑池徐廣曰：鮑池或作彭。秦惠王車裂商君。以徇。曰：莫如商鞅反者。遂滅商君之家。

太史公曰：商君其天資刻薄人也。跡其欲干孝公以帝王術。挾持浮說。非其質矣。且所因由嬖臣。及得用。刑公子虔。欺魏將卬。不師趙良之言。亦足發明商君之少恩矣。余嘗讀商君開塞耕戰書。與其人行事相類。卒受惡名於秦。有以也夫。新序論曰：秦孝公保嶺固之國。

以廣雍州之地。東并河西。北收上郡。國富兵彊。長雄諸侯。周室歸籍四方。來賀為戰國。霸君秦遂以彊六出。而并諸侯。亦皆商君之謀也。夫商君極身無二慮。盡公不顧私。使民內急耕織之業。以富國。外重戰伐之賞。以勸戎士。法令必行。內不阿貴寵。外不偏疏遠。具以令行而禁止。法出而姦息。故雖書云：無偏黨。詩云：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司馬法之勵戎士。周后稷之勸農業。無以易此。此所以并諸侯也。故孫卿曰：四世有勝。非幸也。數也。然無信。諸侯畏而不親。夫霸君若志。桓晉文者。桓不信柯之盟。文不負原之期。而諸侯畏其彊。而親信之。方亡繼絕。四方歸之。此管仲勇犯之謀也。今商君倍公子卬之舊恩。弃父魏之明信。詐取三軍之衆。故諸侯畏其彊。而不親信也。籍使孝公遇齊。和晉文。得諸侯之

統將合諸侯之君驅天下之兵以伐秦秦則亡矣天下無桓文之君故秦得以兼諸侯備鞅始自以為知霸王之德原其重工不誦也昔周召施善政及其死也後世忍之敵芾甘棠之詩是也嘗公台於樹下後世思其德不忍伐其樹況害其身乎管仲奪伯氏邑二百戶無怨言今衛鞅刻刀鋸之刑外深鉄鉞之誅步過六尺者有罰奔灰於道者被刑一旬臨渭而論囚七百餘人渭水盡赤號哭之聲動於天地畜怨積憤誰比方丘山所逃莫之隱所歸莫之容身死車裂滅族無繼其去霸王之仇亦遠矣然惠王殺之亦非也可輔而用也使衛鞅施中規平之法加以恩申之以信庶幾霸者之佐哉

### 商君列傳第八

### 蘇秦列傳第六

史記六十九

蘇秦者東周雒陽人也東事師於齊而習之於鬼

谷先生徐廣曰穎川陽城有鬼谷蓋是其所居因為出游數

歲六困而歸兄弟嫂妹妻妾竊皆笑之曰周人之

從治產業力工商逐什二以為務今子釋本而事

口舌困不亦宜乎蘇秦聞之而慙自傷乃閉室不

出出其書徧觀之曰夫士業已屈首受書而受不能

以取尊榮雖多亦奚以為於是得周書陰符伏而

讀之期年以出揣摩戰國策曰乃發書陳篋數十得太公陰符之謀伏而誦之簡練以為揣摩讀事

欲神引錐自刺其股血流至踵曰安有說人主不能出其金曰此可以

說當世之君矣。求說周顯王，顯王左右素習知蘇秦皆少之弗信。乃西至秦，秦孝公卒，說惠王曰：秦西塞之國，被山帶渭，東有關河，西有漢中，南有巴蜀，北有代馬，此天府也。以秦士民之衆，兵法之教，可以吞天下，稱帝而治。秦王曰：毛羽未成，不可以高蜚；文理未明，不可以并兼。方誅商鞅，疾辯士弗用。乃東之趙，趙肅侯令其弟成爲相，號奉陽君。奉陽君弗說之，去游燕，歲餘而後得見。說燕文侯曰：燕東有朝鮮，遼東北有林胡，樓煩西有雲中，九原南有噶沱，易水。周禮曰：正北曰井州，其川曰噶沱，鄭玄曰：噶沱出幽州。地方二千餘

里，帶甲數十萬，車六百乘，騎六千匹，粟支數年。南有碣石、鴈門之饒，北有棗栗之利，民雖不佃作而足於棗栗矣。此所謂天府者也。夫安樂無事不見覆軍殺將，無過燕者。大王知其所以然乎？夫燕之所以不犯寇，被甲兵者，以趙之爲蔽其南也。秦趙五戰，秦再勝而趙三勝，秦趙相斃，而王以全燕制其後。此燕之所以不犯寇也。且夫秦之攻燕也，踰雲中、九原，過代、上谷，彌地數千里，雖得燕城，秦固不能守也。秦之不能害燕，亦明矣。今趙之攻燕也，發號出令，不至十日而數十萬之軍軍於燕之東。

矣渡滹沱涉易水不至四五日而距國都幾二百里矣秦之攻燕也戰於千里之外趙之攻燕也戰於百里之內夫不憂百里之患而重千里之外計無過於此者是故願大王與趙從親天下無一則燕國必無患矣文侯曰子言則可然吾國小西迫強趙南近齊齊趙疆國也子必欲合從以安燕寡人請以國從於是資蘇秦車馬金帛以至趙而表陽君已死即因說趙肅侯曰天下卿相大臣及布衣之士皆高賢君之行義皆願奉教陳忠於前之日久矣雖然秦見陽君死君而不任事是以實客游士莫

過

故曰

敢自盡於前者今奉陽君損齧舍君乃今復與士民相親也臣故敢進其愚慮竊為君計者莫若安民無事且無庸有事於民也安民之本在於擇交擇交而得則民安擇交而不得則民終身不安請言外患齊秦為兩敵而民不得安倚秦攻齊而民不得安倚齊攻秦而民不得安故夫謀人之主伐人之國常若出辭斷絕人之交也願君慎勿出於口請別白黑所以異陰陽而已矣君誠能聽臣燕必致旃裘狗馬之地齊必致魚鹽之海楚必致橘柚之園韓魏中山皆可使致湯沐之奉而貴戚父兄皆可以受封侯夫割地包

利五伯之所以覆軍禽將而求也。封侯貴威湯武之所以放弒而爭也。今君高拱而兩有之。此臣之所以為君願也。今大王與秦則秦必弱。韓魏與齊則齊必弱。楚魏則割河外。韓弱則劾宜陽。宜陽劾則上郡絕。河外割則道不通。楚弱則無援。此三策者不可不熟計也。夫秦下軹道則南陽危。劫韓包周則趙氏自操兵。據衛取淇。卷丘權則齊必入朝。秦欲已得乎山東則必舉兵而嚮趙矣。秦甲渡河踰漳據番吾徐廣曰常山有蒲吾縣則兵必戰於邯鄲之下矣。此臣之所為君患也。當今之時山東之建國莫彊於趙。趙地方二

千餘里。帶甲數十萬。車千乘。騎萬匹。粟支數年。西有常山。南有河漳。東有清河北。有燕國。燕國弱國不足畏也。秦之所害於天下者莫如趙。然而秦不敢舉兵伐趙者何也。畏韓魏之議其後也。然則韓魏趙之南敵也。秦之攻韓魏也。無有名山大河之限。稍蠶食之。傳音音國都而止。韓魏不能支秦。必為臣於秦。秦無韓魏之規。則禍必中於趙矣。此臣之所為君患也。臣聞堯無三夫之分。舜無咫尺之地。以有天下。禹無百人之聚。以王諸侯。湯武之士不過三千。車不過三百。乘卒不過三萬。立為天子。誠

得其道也是故明主外料其敵之彊弱內度其委  
卒賢不肖不待兩軍相當而勝敗存亡之機固已  
形於胷中矣豈揜於衆人之言而以宜其使事哉  
臣竊以天下之地圖案之諸侯之地五倍於秦料  
度諸侯之卒十倍於秦六國為一并力西鄉而攻  
秦秦必破矣今西面而事之見臣於秦夫破人之  
與見破於人也臣人之與見臣於人也豈可同日  
而論哉夫衡音橫人者皆欲割諸侯之地以予秦秦  
成則高臺榭美宮室聽竽瑟之音前有樓闕軒轅  
後有雲霓美人國被秦患而不與其寡是故夫衡

人日夜務以秦權恐喝音喝諸侯以求割地故願  
大王孰計之也臣聞明主絕疑去讒屏諂言之速  
塞朋黨之門故尊主廣地彊兵之計臣得陳忠於  
前矣故竊為大王計莫如一韓魏齊楚燕趙以從  
親以畔秦令天下之將相會於洹水之上音洹  
通質割白馬而盟要約曰秦攻楚齊魏各出  
銳師以佐之韓絕其糧道趙涉河漳燕守常山之  
北秦攻韓魏則楚絕其後齊出銳師而佐之趙涉  
河漳燕守雲中秦攻齊則楚絕其後韓守城臯魏  
塞其道趙涉河漳博關音關齊出銳師

趙涉河漳博關  
齊出銳師  
齊博陵東郡有博平縣  
燕出銳師

以佐之。秦攻燕，則趙守常山。楚軍武關，齊涉勃海。韓魏皆出銳師以佐之。秦攻趙，則韓軍宜陽。楚軍武關，魏軍河外，齊涉清河。燕出銳師以佐之。諸侯有不和約者，以五國之兵共伐之。六國從親以實秦，則秦甲必不敢出於函谷以害山東矣。如此則霸王之業成矣。趙王曰：寡人年少立國，日淺，未嘗得聞社稷之長計也。今上客有意存天下，安諸侯，寡人敬以國從。乃飾車百乘，黃金千鎰，白璧百雙，錦繡千純。純，匹端名。周禮曰：純，帛不過五兩。以約諸侯。是時周天子致文武之胙於秦。惠王使犀首攻魏，禽將龍賈。

取魏之雕陰，且欲東兵。蘇秦恐秦兵之至趙也，乃

激怒張儀，入之于秦。於是說韓，宣惠王曰：韓北有

鞏洛成皋之固，西有宜陽商阪之塞。徐廣曰：商，一作常。東有宛

穰，南有涇山。徐廣曰：涇陵有涇山。地方九

百餘里，帶甲數十萬，天下之彊弓勁弩皆從韓出。

許慎云：禹方，豁于少府時，力距來者。韓有然子，少府所造。

韓卒超足而射，日發不暇止。遠者括蔽洞冥，近者

銷奔心。韓卒之劍戟皆出於冥山。徐廣曰：莊子曰：南行，冥山，郢北面而不見。

棠谿，徐廣曰：汝南吳。墨陽，淮南子曰：墨陽之莫邪也。合贖。

馬虎曰：真。朔州北。

音附徐廣鄧師宛馮徐廣曰蔡陽有馮池龍淵太阿吳越春秋曰楚王召風胡子而告之

日寡人聞吳有干將越有歐冶真入發因于請此二人作劍比日陸斷牛可乎風胡子曰可乃付見二子作劍一曰龍淵二曰太阿

馬水截鵠雁當敵則斬堅甲鐵幕徐廣曰陽城出鐵革抉

徐廣曰咬音伐一作決一作決兩無不畢具以韓卒之勇被堅甲蹠勁

弩帶利劍一人當百不足言也夫以韓之勁與大

王之賢乃西面事秦交辭而服羞社稷而為天下

笑無大於此者矣是故願大王孰計之大王事秦

素必求宜陽成臯今茲効之明年又復求割地與

則無地以給之不與則棄前功而受後禍且大王

之地有盡而秦之求無已以有盡之地而逆無已

之求此所謂市怨結禍者也

不戰而地已削矣臣聞鄙諺曰寧為雞口無為牛後今西面交辭而臣

事秦何異於牛後乎夫以大王之賢挾彊韓之兵

而有牛後之名臣竊為大王羞之於是韓王勃然

作色攘臂瞋目按劍仰天太息曰寡人雖不肯必

不能事秦今主君詔以趙王之教敬奉社稷以從

又說魏襄王曰大王之地南有鴻溝徐廣曰在滎陽陳汝

南許鄆徐廣曰在滎川於懷昆陽召陵舞陽新都新鄭地理志

凡有昆陽舞陽縣汝南有新鄭縣南陽有新都縣東有淮潁者東徐廣曰宛句無疋可西

有長城之界北有河外卷衍酸棗徐廣曰滎陽卷縣有長城經陽武到卷衍



名地地方千里地名雖小然而田舍廬廡之數曾無  
 所芻牧人民之衆車馬之多日夜行不絕轉輸殷  
 殷若有三軍之衆臣竊量大王之國不下楚然衛  
 人怵王交彊虎狼之秦以侵天下卒有秦患不顧  
 其禍夫挾彊秦之勢以內劫其主罪無過此者魏  
 天下之彊國也王天下之賢主也今乃有意西面  
 而事秦稱吏灌築帝宮受冠帶祠春秋臣竊為大  
 王恥之臣聞越王句踐戰敵卒三千人禽夫差於  
 干遂武王卒三千人革車三百乘制紂於牧野豈  
 其士卒衆哉誠能奮其威也今竊聞大王之卒武

士二十萬

漢書刑法志曰魏氏武卒衣三屬之甲操十二石之弩負矢五十石其冠上冠胄帶劍齋三日之糧日中而趨百里

中試則復其戶利其田宅

蒼頭二十萬奮擊二十萬斯徒十萬車

六百乘騎五千匹此其過越王句踐武王遠矣今

乃聽於羣臣之說而欲臣事秦夫事秦必割地以

効實故兵未用而國已虧矣凡羣臣之言事秦者

皆姦人非忠臣也夫為人臣割其主之地以求外

交偷取一時之功而不顧其後破公家而成私門

外挾彊秦之勢以內劫其主以求割地願大王孰

察之周書曰絲不絕蔓木柰何寡救不伐將用

斧柯前慮不定後有大患將柰之何大王誠能聽

臣六國從親專心并力壹意則必無彊秦之患故  
敝邑趙王使臣効愚計奉明約在大王之詔詔之  
魏王曰寡人不肖未嘗得聞明教今主君以趙王  
之詔詔之敬以國從因東說齊宣王曰齊南有泰  
山東有琅邪西有清河北有勃海此所謂四塞之  
國也齊地方二千餘里帶甲數十萬粟如丘山三  
軍之良五家之兵進如鋒矢戰如雷霆解如風雨  
即有軍役未嘗倍泰山絕清河涉勃海也臨菑之  
中七萬戶臣竊度之不下戶三男子二十七二十  
萬不待發於遠縣而臨菑之卒固已二十萬矣

臨菑甚富而實其民無不吹竽鼓瑟彈琴擊箏闕

雞走狗六博闌徒獵切鞞求去切者劉向別錄曰楚鞞者傳言黃帝所作或曰起戰國之時

枉成帷舉袂成幕揮汗成雨家殷人足志高氣揚

夫以大王之賢與齊之彊天下莫能當今乃西面

而事秦臣竊為大王羞之且夫韓魏之所以重畏

秦者為與秦接境壤界也兵出而相當不出十日

而戰勝存亡之機決矣韓魏戰而勝秦則兵半折

四境不守戰而不勝則國已危亡隨其後是故韓

魏之所以重與秦戰而輕為之臣也今秦之攻齊

鞞兵勢也所以練武士知有材也言因嬉戲而講練之

臨菑之塗車轂擊人肩摩連

則不然倍韓魏之地過衛陽晉之道徐廣曰魏哀王十六年秦拔魏浦阪

陽晉徑乎元父之險車不得方軌騎不得比行百

人守險千人不敢過也秦雖欲深入則狼顧恐韓

魏之議其後也是故恫疑虛喝呼葛高切矜而不敢

進則秦之不能害齊亦明矣夫不深料秦之無奈

齊何而欲西面而事之是群臣之計過也今無臣

事秦之名而有疆國之實臣是故願大王少留意

計之齊王曰寡人不敏僻遠守海窮道東境之國

也未嘗得聞餘教今足下以趙王詔詔之敬以國

從乃西南說楚威王曰楚天下之疆國也王天下

之賢主也西有黔中徐廣曰今之武陵也巫郡徐廣曰巫縣者南郡之西界東有

夏州海陽徐廣曰楚考烈王元年秦取夏州駟安左傳楚莊王伐陳鄉取一人焉以歸謂之夏州而注者不說夏州所在

車胤撰桓温集云夏口城上數軍有州名夏州東有夏州謂此也南有洞庭蒼梧其有陜塞

郢陽徐廣曰春秋曰遂伐楚次于陜楚威王十一年魏敗楚陜山地折縣有納水或者郢陽今之順陽乎一本共有份陜之塞也地

方五千餘里帶甲百萬車乘騎萬匹粟支十年

此霸王之資也夫以楚之疆與王之賢秦下莫能

當也今乃欲西面而事秦則諸侯莫不西面而朝

於章臺之下矣秦之所害莫如楚楚疆則秦弱秦

疆則楚弱其勢不兩立故為大王計莫如從親以

孤秦大王不從秦必起兩軍一軍出武關一軍下

州南無出焉

黔中則鄢郢動矣

徐廣曰今南郡宜城

臣聞治之其本亂也為

之其未有也患至而后憂之則無及已故願大王

早孰計之大王誠能聽臣臣請令山東之國奉四

時之獻以承大王之明詔委社稷奉宗廟練士厲

兵在大王之所用之大王誠能用臣之愚計則韓

魏齊燕趙衛之妙音美人必充後宮燕代橐駝良

馬必實外廐故從合則楚在衡成則秦帝今釋霸

王之業而有事人之名臣竊為大王不取也夫秦

虎狼之國也有吞天下之心秦天下之仇讎也衡

人皆欲割諸侯之地以事秦此所謂養仇而奉讎

者也夫為人臣割其主之地以外交彊虎狼之秦

以侵天下卒有秦患不顧其禍夫外挾彊秦之威

以內劫其主以求割地大逆不忠無過此者故從

親則諸侯割地以事楚衡合則楚割地以事秦此

兩策者相去遠矣二者大王何居焉故敝邑趙王

使臣効愚計奉明約在大王詔之楚王曰寡人之

國西與秦接境秦有舉巴蜀并漢中之心秦虎狼

之國不可親也而韓魏迫於秦患不可與深謀與

深謀恐反人以入於秦故謀未發而國已危矣寡

人自料以楚當秦不見勝也內與羣臣謀不足恃

也寡人卧不安席。食不甘味。心搖搖然如懸旌而無所終薄。反白洛今主君欲一天下。收諸侯存危國。寡人謹奉社稷以從。於是六國從合而并力焉。蘇秦為從約長。并相六國。北報趙王。乃行過雒陽。車騎輜重。諸侯各發使送之。甚眾。擬於王者。周顯王聞之。恐懼。除道。使人郊勞。儀禮曰賓至近郊。君使卿朝服用。東帛勞。蘇秦之昆弟妻嫂側目。不敢仰視。俯伏侍取食。蘇秦笑謂其嫂曰。何前倨而後恭也。嫂委蛇蒲服。以面掩地而謝。曰。見季子位高金多也。譙周曰蘇秦秦字季子蘇秦喟然歎曰此一人之身富貴則親戚畏懼之貧賤則輕易

之況眾人乎且魏我有雒陽負郭田二頃吾豈能佩六國相印乎於是散千金以賜宗族朋友初蘇秦之燕貸合錢為資及得富貴以百金償之徧報諸所嘗見德者其從者有一人獨未得報乃前自言蘇秦曰我非忘子子之與我至燕冉三欲去我易水之上方是時我困故望子深是以後子子今亦得矣蘇秦既約六國從親歸趙趙肅侯封為武安君乃投從約書於秦秦兵不敢闕函谷關十五年其後秦使犀首欺齊魏與共伐趙欲敗從給齊魏伐趙趙王讓蘇秦蘇秦恐請使燕必報齊蘇秦

去趙

徐廣曰自初說燕至此三年

而從約皆解秦惠王以其女為燕

太子婦是歲文侯卒太子立是為燕易王易王初

立齊宣王因燕喪伐燕取十城易王謂蘇秦曰往

日先生至燕而先王資先生見趙遂約六國從今

齊先伐趙次至燕以先生之故為天下笑先生能

為燕得侵地乎蘇秦大慙曰請為王取之蘇秦見

齊王再拜俯而慶仰而弔齊王曰是何慶弔相隨

之速也蘇秦曰臣聞飢人所以飢而不食烏喙者

本首經曰烏喙一名烏喙為其愈充腹而與餓死同患也今燕雖弱

小即秦王之少壻也大王利其十城而長遠蘇秦秦

為仇今使弱燕為鴈行而彊秦敵其後以招天下

之精兵是食烏喙之類也齊王愀然變色曰然則

奈何蘇秦曰臣聞古之善制事者轉禍為福因敗

為功大王誠能聽臣計即歸燕之十城燕無故而

得十城必喜秦王知以己之故而歸燕之十城亦

必喜此所謂棄仇讎而得石交者也夫燕秦俱事

齊則大王號令天下莫敢不聽是王以虛辭附秦

以十城取天下此霸王之業也王曰善於是乃歸

燕之十城人有毀蘇秦者曰左右賣國反覆之臣

也將作亂蘇秦恐得罪歸而燕王不復官也蘇秦

見燕王曰臣東周之鄙人也無有分寸之功而王  
親拜之於廟而禮之於廷今臣為王却齊之兵而  
攻得十城宜以益親今來而王不官臣者人必有  
以不信傷臣於王者臣之不信王之福也臣聞忠  
信者所以自為也進取者所以為人也且臣之說  
齊王曾非欺之也臣棄老母於東周固去自為而  
進取也今有孝如曾參廉如伯夷信如尾生得  
此三人者以事大王何若王曰足矣蘇秦曰孝如  
曾參義不離其親一宿於外王又安能使之步行  
千里而事弱燕之危王哉廉如伯夷義不為孤行  
君之嗣不肯為武王臣不受封侯而餓死首陽山  
下有廉如此王又安能使之步行千里而行進取  
於齊哉信如尾生與女子期於梁下女子不來水  
至不去抱柱而死有信如此王又安能使之步行  
千里却齊之疆兵哉臣所謂以忠信得罪於上者  
也燕王曰若不忠信耳豈有以忠信而得罪者乎  
蘇秦曰不然臣聞客有遠為吏而其妻私於人者  
其夫將來其私者憂之妻曰勿憂吾已作藥酒待  
之矣居三日其夫果至妻使妾舉藥酒進之妾欲  
言酒之有藥則恐其逐主母也欲勿言乎則恐其

殺主父也。於是乎誣僵而棄酒，主父大怒，笞之五十。故妾一僵而覆酒，上存主父，下存主母，然而不免於笞，惡在乎？忠信之無罪也。夫臣之過不重，其類是乎？燕王曰：先生復就故官，益厚惠之。易王母文侯夫人以與蘇秦私通，燕王知之而事之加厚。蘇秦恐誅，乃說燕王曰：臣居燕，不能使燕重而在齊，則燕必重。燕王曰：唯先生之所為。於是蘇秦為得罪於燕而亡，走齊。齊宣王以為客卿。徐廣曰：卿易王。時齊宣王卒，湣王即位，說湣王厚葬，以明孝高宮室，大苑囿，以明得意，欲破敵齊而為燕。燕易王卒。

徐廣曰：十二年。燕噲立為王，其後齊大夫多與蘇秦爭。

寵者而使人刺蘇秦，不死，殊而走。風俗通義：緇者死也，與誅同指而此云不死，殊而走。夷戎狄有罪，當誅。

者蘇秦時雖未即死，然是死創故云殊。齊王使人求賊，不得，蘇

秦且死，乃謂齊王曰：臣即死，車裂臣以徇於市，曰

蘇秦為燕作亂於齊，如此則臣之賊必得矣。於是

如其言而殺蘇秦者，果自出。齊王因而誅之。燕聞

之曰：甚矣齊之為蘇生。徐廣曰：一作先。報仇也。蘇秦既死，其

事大泄，齊後聞之，乃恨怒燕，其甚恐蘇秦之弟曰

代，代弟蘇厲見兄遂，亦皆學，及蘇秦死，代乃求身

燕王欲襲故事，曰：臣東周之鄙人也，竊聞大王義



其高鄙人不敵釋鉏耨而干大王至於邯鄲所見者絀於所聞於東周臣竊負其志及至燕廷觀王之羣臣下吏王天下之明王也燕王曰子所謂明王者何如也對曰臣聞明王務聞其過不欲聞其善臣請謁王之過夫齊趙者燕之仇讎也楚魏者燕之援國也今王奉仇讎以伐援國非所以利燕也王自慮之此則計過無以聞者非忠臣也王曰夫齊者固寡人之讎所欲伐也直患國敝力不足也子能以燕伐齊則寡人舉國委子對曰凡天下戰國七燕處弱焉獨戰則不能有所附則無不重

南附楚楚重西附秦秦重中附韓魏韓魏重且苟所附之國重此必使王重矣今夫齊長主而自用也南攻楚五年畜聚竭西困秦三年士卒罷敝此與燕人戰覆三軍得二將徐廣曰齊覆三軍而燕失二將然而以其餘兵南面舉五千乘之大宋而包十二諸侯此其君欲得其民力竭惡足取乎且臣聞之數戰則民勞久師則兵敝矣燕王曰吾聞齊有清濟濁河可以為固長城鉅防徐廣曰濟北盧縣有防門又有長城東至海足以為塞誠有之乎對曰天時不與雖有清濟濁河惡足以為固民力罷敝雖有長城鉅防惡足以為塞且異日濟西

不師所以備趙也河北不師所以備燕也今濟西  
河北盡已役矣封內敝大夫驕君必好利而亡國  
之臣必貪於財王誠能無羞寵子母弟以為質寶  
珠玉帛以事左右彼將有德燕而輕亡宋則齊可  
亡已燕王曰吾終以子受命於天矣燕乃使一子  
質於齊而蘓厲因燕質子而求見齊王齊王怨蘇  
秦欲囚蘇厲燕質子為謝已遂委質為齊臣燕相  
子之與蘇代婚而欲得燕權乃使蘇代侍質子於  
齊齊使代報燕燕王嘗問曰齊王其霸乎曰不能  
曰何也曰不信其臣於是燕王專任子之已而讓

位燕大亂齊伐燕殺王噲子之徐廣曰是周威王時也燕立昭  
王而蘇代蘇厲遂不敢入燕皆終歸齊齊善待之  
蘇代過魏魏為燕執代齊使人謂魏王曰齊請以  
宋地封涇陽君秦必不受秦非不利有齊而得宋  
地也不信齊王與蘇子也今齊魏不和如此其其  
則齊不欺秦秦信齊齊秦合涇陽君有宋地非魏  
之利也故王不如東蘇子秦必疑齊而不信蘇子  
矣齊秦不合天下無變伐齊之形成矣於是出蘇  
代代之宋宋善待之齊伐宋宋急蘇代乃遺燕昭  
王書曰夫列在萬乘而寄質於齊名卑而權輕秦

蘇子之謂燕以詭謀出也

萬乘助齊伐宋民勞而實費夫破宋殘楚淮北肥  
 大齊雖彊而國害此三者皆國之大敗也然且王  
 行之者將以取信於齊也齊加不信於王而忌燕  
 愈甚是王之計過矣夫以宋加之淮北疆萬乘之  
 國也而齊并之是益一齊也北夷方七百里加之  
 以魯衛疆萬乘之國也而齊并之是益二齊也夫  
 一齊之疆燕猶狼顧而不能支今以三齊臨燕其  
 禍必大矣雖然智者舉事因禍為福轉敗為功齊  
 紫敗素也徐黃曰取敗素深以為紫而賈十倍越王勾踐棲於會稽  
 復殘彊吳而霸天下此皆因禍為福轉敗為功者

也今王若欲因禍為福轉敗為功則莫若挑霸齊  
 而尊之使使盟於周室焚秦符曰其大上計破秦  
 其次必長賓之秦挑賓以待破秦王必患之秦五  
 世伐諸侯今為齊下秦工之志苟得窮齊不憚以  
 國為功然則王何不使辯士以此言說秦王曰燕  
 趙破宋肥齊尊之為之下者燕趙非利之也燕趙  
 不利而勢為之者以不信秦王也然則王何不使  
 可信者接收燕趙令涇陽君高陵君徐廣曰馮翊高陵縣先於  
 燕趙秦有變因以為質則燕趙信秦秦為西帝燕  
 為北帝趙為中帝立三帝以令於天下韓魏不聽

則秦伐之齊不聽則燕趙伐之天下孰敢不聽天下服聽因驅韓魏以伐齊曰必反宋地歸楚淮北燕趙之所利也並立三帝燕趙之所願也夫實得所利尊得所願燕趙棄齊如脫羶矣今不收燕趙齊霸必成諸侯贊齊而王不從是國伐也諸侯贊齊而王從之是名卑也今收燕趙國安而名尊不收燕趙國危而名卑夫去尊安而取危卑智者不為也秦王聞若說必若刺心然則王何不使辯士以此苦言說秦秦必取齊必伐矣夫取秦厚交也伐齊正利也尊厚交務正利聖

王之事也燕昭王善其書曰先人嘗有德蘇氏子

之亂而蘇氏去燕燕欲報仇於齊非蘇氏莫可乃

召蘇代復善待之與謀伐齊竟破齊湣王出是夕

之秦召燕王燕王欲往蘇代約燕王曰楚得枳而

國亡徐廣曰燕昭王三十三年秦拔楚郢齊得宋而國亡齊楚不得以有

枳宋而事秦者何也則有功者秦之深讎也秦取

天下非行義也暴也秦之行暴正告天下告楚曰

蜀地之甲乘船浮於汶眉貧反索隱曰即乘夏水

而下江索隱曰夏音張時謂夏五日而郢漢中之甲

乘船出於巴索隱曰巴水名與漢水相近乘夏水而下漢四日

而至五渚寡人積甲宛東下隨智者不及謀勇士  
不及怒寡人如射集矣索隱曰易曰射隼于高墉之士獲之無不利秦王言我今伐楚

必高捷度也王乃欲待天下之攻函谷不亦遠乎楚王為

是故十七年事秦秦正告韓曰我起乎少曲隳隱

陽也一日而斷大行我起乎宜陽而觸平陽二日而

莫不盡繇音德動也我離兩周而觸鄭五日而國舉韓氏

以為然故事秦秦正告魏曰我舉安邑塞女戟韓

氏太原卷我下軹道南陽封冀包兩周乘夏水浮

輕舟彊弩在前鏃戈在後決滎口魏無大梁決白

馬之口魏無外黃濟陽決宿胥之口魏無虛瓚立

始皇五年取魏酸棗燕虛長平陸攻則擊河內水攻則滅大梁魏氏以

為然故事秦秦欲攻安邑恐齊救之則以宋委於

齊曰宋王無道為木人以罵寡人射其面寡人地

絕兵遠不能攻也王苟能破宋有之寡人如自得

之已得安邑塞女戟因以破宋為齊罪秦欲攻韓

恐天下救之則以齊委於天下曰齊王四與寡人

約四欺寡人必率天下以攻寡人者三有齊無秦

有秦無齊必伐之必亡之已得宜陽少曲致蘭石

因以破齊為天下罪秦欲攻魏重楚則以南陽委

於楚曰寡人固與韓且絕矣殘均陵塞鄢郢徐廣曰

六三二五

荀利於楚寡人如自有之魏棄與國而

合於秦因以塞鄙阨為楚罪兵困於林中徐廣曰河南

重燕趙以膠東委於燕以濟西委於趙趙得講於

魏至公子延因率首厲行而攻趙兵傷於譙石遇

敗於陽馬而重魏則以葉蔡委於魏已得講於趙

則劫魏不為割困則使太后弟穰侯為和龐則兼

欺舅與母適燕者曰以膠東適趙者曰以濟西適

魏者曰以葉蔡適楚者曰以塞鄙阨適齊者曰以

宋此必令言如循環田兵如刺蜚母不能制異不

能約龍賈之戰駟案魏秦敗感岸門之戰駟案韓宣惠王十

封陵戰魏哀王十六年秦敗我封陵高商之戰此戰事趙莊之

戰趙肅侯二十二年趙莊與秦戰敗秦殺趙莊河而秦之所殺三晉之民

數百萬今其生者皆死秦之孤也西河之外上雒

之地三川晉國之禍三晉之半秦禍如此其大也

索隱曰以言西河之外上雒之地及三川晉國皆是秦與魏戰之虞秦兵禍敗我三晉之半是秦禍如此其大者而燕趙之秦者皆以爭事秦說其主索隱曰燕

謂游說之士此臣之所大患也燕昭王不行蘇

代復重於燕燕使約諸侯從親如蘇秦時或從或

不而天下由此宗蘇氏之從約代厲皆以壽死名

顯諸侯

太史公曰蘇秦兄弟三人皆游說諸侯以顯名曰蘇允南以為蘇氏兄弟五人更有蘇辟蘇鵠典略亦同其說蓋按蘇氏譜云然也其術長於權變而蘇秦被反間以死天下共笑之諱學其術然世言蘇秦多異異時事有類之者皆附之蘇秦夫蘇秦起閭閻連六國從親此其智有過人者吾故列其行事次其時序毋令獨蒙惡聲焉

蘇秦

張儀列傳第十

史記七十

張儀者魏人也

呂氏春秋曰儀魏氏餘子

始嘗與蘇秦俱事鬼谷

先生學術蘇秦自以不及張儀張儀已學而游說

諸侯嘗從楚相飲已而楚相亡璧門下意張儀曰

儀貧無行必此盜相君之璧共執張儀掠笞數百

不服驛之

釋音

其妻曰嘻子毋讀書游說安得此辱

乎張儀謂其妻曰視吾舌尚在不其妻笑白舌在

也儀曰足矣蘇秦已說趙王而得相約從親然恐

秦之攻諸侯敗約後負念莫可使用於秦者乃使

人微感張儀曰子始與蘇秦善今秦已當路子何

不往游以求通子之願張儀於是之趙上謁求見  
蘇秦蘇秦乃誡門下人不為通又使不得去者數  
日已而見之坐之堂下賜僕妾之食因而數讓之  
曰以子之材能乃自令困辱至此吾寧不能言而  
富貴子子不足收也謝去之張儀之來也自以為  
故人求益反見辱怒念諸侯莫可事獨秦能苦趙  
乃遂入秦蘇秦已而告其舍人曰張儀天下賢士  
吾殆弗如也今吾幸先用而能用秦柄者獨張儀  
可耳然貧無因以進吾恐其樂小利而不遂故召  
辱之以激其意子為我陰奉之乃言趙王發金幣

馬使人微隨張儀與同宿舍稍稍近就之奉以車  
馬金錢所欲用為取給而弗告張儀遂得以見秦  
惠王惠王以為客卿與謀伐諸侯蘇秦之舍人乃  
辭去張儀曰賴子得顯方且報德何故去也舍人  
曰臣非知君知君乃蘇君蘇君憂秦伐趙敗從約  
以為非君莫能得秦柄故感怒君使臣陰奉給君  
資盡蘇君之計謀今君已用請歸報張儀曰嗟乎  
此在吾術中而不悟吾不及蘇君明矣吾又新用  
安能謀趙乎為吾謝蘇君蘇君之時儀何敢言且  
蘇君在儀寧渠諳能乎張儀既相秦為文檄徐廣曰作怒



變告楚相曰始吾從若飲我不盜而壁若答我若

善守汝國我願且盜而城苴蜀相攻擊徐廣曰譙周曰益周天苴

讀為苞初余之苞音與邑相近以為今之巴郡各來告急於秦秦惠王欲發兵以

伐蜀以為道險狹難至而韓之來侵秦秦惠王欲

先伐韓後伐蜀恐不利欲先伐蜀恐韓襲秦之敵

猶豫未能決司馬錯與張儀爭論於惠王之前司

馬錯欲伐蜀張儀曰不如伐韓王曰請聞其說儀

曰親魏善楚下兵三川塞斜谷之口徐廣曰一作尋成

當屯留之道魏絕南陽楚臨南鄭秦攻新城緄陽

以臨二周之郊誅周王之罪侵楚魏之地周無知

不能救九鼎寶器必出據九鼎案圖籍挾天子以

令於天下天下莫敢不聽此王業也今夫蜀西僻

之國而我翟之倫也敵兵勞衆不足以成名得其

地不足以為利臣聞爭名者於朝爭利者於市今

三川周室天下之朝市也而王不爭焉顧爭於我

翟去王業遠矣司馬錯曰不然臣聞之欲富國者

務廣其地欲彊兵者務富其民欲王者務博其德

三資者備而王隨之矣今王地小民貧故臣願先

從事於易夫蜀西僻之國也而我翟之長也若桀

紂之亂以秦攻之譬如使豺狼逐羣羊得其地足

以廣國取其財足以富民繕兵不傷衆而彼已服  
焉拔一國而天下不以為暴利盡西海而天下不  
以為貪是我一舉而名實附也而又有禁暴止亂  
之名今攻韓劫天子惡名也而未必利也又有不  
義之名而攻天下所不欲危矣臣請論其故周天  
下之宗室也齊韓之與國也周自知夫九鼎韓魏  
知亡三川將二國并力合謀以因乎齊趙而求解  
乎楚魏以鼎與楚以地與魏王弗能止也此臣之  
所謂危也不如伐蜀完惠王曰善寡人請聽子卒  
起六伐蜀十月取之遂定蜀貶蜀王更號為侯而

使陳莊相蜀蜀既屬秦秦以益強富厚輕諸侯秦

惠王十年使公子華

徐廣曰一作華

與張儀圍蒲陽降

之儀因言秦復與魏而使公子繇質於魏儀因說

魏王曰秦王之遇魏甚厚魏不可以無禮魏因入

上郡少梁謝秦惠王惠王乃以張儀為相更名少

梁曰夏陽

徐廣曰夏陽有梁龍門

儀相秦四歲立惠王為王居

一歲為秦將臣陝築上郡塞其後二年使與齊楚

之相會齧桑東還而免相相魏以為秦欲令魏先

事秦而諸侯効之魏王不肯聽儀秦王怒伐取魏

之曲沃平周復陰厚張儀益甚張儀慙無以歸報

留魏四歲而魏襄王卒，襄王立張儀，復說哀王，哀王不聽。於是張儀陰令秦伐魏，魏與秦戰，敗。明年齊又來，敗魏於觀音津。秦復欲攻魏，先敗韓申差，軍斬首八萬，諸侯震恐。而張儀復說魏王曰：「魏地方不至千里，卒不過三十萬，地四平，諸侯四通，輻湊無名山大川之限，從鄭至梁二百餘里，車馳人走，不待力而至。梁南與楚境，西與韓境，北與趙境，東與齊境，卒戍四方，守亭鄣者不下十萬，梁之地勢固戰場也。梁南與楚而不與齊，則齊攻其東，東與齊不與趙，則趙攻其北，不合於韓，則韓攻其西。」

不親於楚楚攻其南，此所謂四分五裂之道也。且夫諸侯之為從者，將以安社稷，尊主彊兵，顯名也。今從者一天下約為昆弟，刑白馬以盟，澗水之上以相堅也。而親昆弟同父母，尚有爭錢財而欲恃詐偽，反覆蘇秦之餘謀，其不可成亦明矣。大王不事秦，秦下兵攻河外，據卷輕推衍以善公交東劫反，衛取陽晉，則趙不南，趙不南而梁不北，梁不北則從道絕，從道絕則大王之國欲毋危不可得也。秦折韓而攻梁，韓怯於秦，秦韓為一，梁之七可立而須。此臣之所為大王患也。為大王計，莫如事秦。

事秦則楚韓必不敢動無楚韓之患則大王高枕而卧國必無憂矣且夫秦之所欲弱者莫如楚而能弱楚者莫如梁楚雖有富大之名而實虛其卒雖多然而輕走易北不能堅戰悉梁之兵南面而伐楚勝之必矣割楚而益梁虧楚而適秦嫁禍安國此善事也大王不听臣秦下甲士而東伐雖欲事秦不可得矣且夫從人多矣辭而少可信說一諸侯而成封侯是故天下之游談士莫不日夜搯腕瞋目切齒以言從之便以說人主人主賢其辯而臺其說豈得無眩哉臣聞之積羽沈舟群輕

此說也

折軸裂口鑠金積毀銷骨故願大王審定計議且賜骸骨辟魏哀王於是乃倍從約而因儀請成於秦張儀歸復相秦三歲而魏復背秦為從秦攻魏取曲沃明年魏復事秦秦欲伐齊齊楚從親於是張儀往相楚楚懷王聞張儀來虛上舍而自館之曰此僻陋之國子何以教之儀說楚王曰大王誠能聽臣閉關絕約於齊臣請獻商於之地六百里使秦女得為大王箕帚之妾秦楚娶婦嫁女長為兄弟之國此北弱齊而西益秦也計無便此者楚王大說而許之羣臣皆賀陳軫獨弔之楚王怒曰

寡人不興師發兵得六百里地羣臣皆賀子獨不  
 何也陳軫對曰不然以臣觀之商於之地不可得  
 而齊秦合齊秦合則患必至矣楚王曰有說乎陳  
 軫對曰夫秦之所以重楚者以其有齊也今閉關  
 絕約於齊則楚孤秦奚食矣夫孤國而與之商於之  
 地六百里張儀至秦必負王是北絕齊交西生患  
 於秦也而兩國之兵必俱至善為王計者不若陰  
 合而陽絕於齊使人隨張儀苟與吾地絕齊未晚  
 也不與吾地陰合謀計也楚王曰願陳子閉口毋  
 復言以待寡人得地乃以相印授張儀厚賂之於

是遂閉關絕約於齊使將軍隨張儀張儀至秦  
 詳失綏墮車不朝三月楚王聞之曰儀以寡人絕  
 齊未甚邪乃使勇士至宋借宋之符北罵齊王齊  
 王大怒折節而下秦秦齊之交合張儀乃朝謂楚  
 使者曰臣有奉邑六里願以獻夫王左右楚使者  
 曰臣受令於王以商於之地六百里不聞六里還  
 報楚王楚王大怒發兵而攻秦陳軫曰軫可發口  
 言乎攻之不如割地反以賂秦與之并兵而攻齊  
 是我出地於秦取償於齊也王國尚可存楚王不  
 聽卒發兵而使將軍屈匄擊秦秦齊共攻楚斬首

八萬殺屈匄遂取丹陽徐廣曰漢中之地在枝江楚又復益發兵而襲秦至藍田大戰楚大敗於是楚割兩城以與秦平秦要楚欲得黔中地欲以武關外易之楚王曰不願易地願得張儀而獻黔中地秦王欲遣之曰弗忍言張儀乃請行惠王曰彼楚王怒子之負以商於之地是且甘心於子張儀曰秦疆楚弱臣善靳尚尚得事楚夫人鄭袖袖所言皆從且臣奉王之節使楚楚何敢加誅假令誅臣而為秦得黔中之地臣之上願遂使楚楚懷王至則囚張儀將殺之靳尚謂鄭袖曰子亦知子之賤於王乎

鄭袖曰何也靳尚曰秦王甚愛張儀而欲出之今將以上庸之地六縣賂楚以美人聘楚以宮中善歌謳者為媵楚王重地尊秦秦女必貴而夫人斥矣不若為言而出之於是鄭袖日夜言懷王曰人臣各為其主用今地未入秦秦使張儀來至重王王未有禮而殺張儀秦必大怒攻楚妾請子毋俱遷江南毋為秦所魚肉也懷王後悔赦張儀厚禮之如故張儀既出未去聞蘇秦死乃說楚王曰秦地半天下兵敵四國被險帶河四塞以為固虎賁之士百餘萬車千乘騎萬匹積粟如丘山法令既

明士卒安難樂死主明以嚴將智以武雖無出甲  
席卷常山之險必折天下之脊天下有後服者先  
亡且夫為從者無以異於驅羣羊而攻猛虎虎之  
與羊不格明矣今王不與猛虎而與羣羊臣竊以  
為太王之計過也凡天下疆國非秦而楚非楚而  
秦兩國交爭其勢不兩立大王不與秦秦下甲據  
宜陽韓之上地不通下河東取成臯韓必入函梁  
則從風而動秦攻楚之西韓梁攻其北社稷安得  
毋危且夫從者聚羣弱而攻至彊不料敵而戰  
國貧而數舉兵危亡之術也臣聞之兵不如者勿

勿與挑戰粟不如者勿與持以夫從人飾辯虛辭  
高主之節言其利不言其害卒有秦禍無及為已  
是故願大王之孰計之秦西有巴蜀大船積粟起  
於汶山浮江以下至楚三十餘里舫船載卒一舫  
載五十人與三月之食下水而浮一日行三百餘  
里里數雖多然而不費牛馬之力不至十日而距  
扞關徐廣曰巴郡魚復有扞水扞關扞關驚則從境以東盡城守矣黔  
中巫郡非王之有秦舉甲出武關南面而伐則北  
地絕秦兵之攻楚也危難在三月之內而楚待諸  
侯之救在半歲之外此其勢不相及也夫待弱國

之救忘彊秦之禍此臣所為大王患也大王嘗與  
 吳人戰五戰而三勝陣卒盡矣備守新城存民若  
 矣臣聞功大者易危而民敵者怨上夫守場危之  
 功而逆彊秦之心臣竊為大王危之且夫秦之所  
 以不出兵函谷十五年以攻齊趙者陰謀有合徐廣  
曰吞天下之心楚嘗與秦構難戰於漢中楚人不  
 勝列侯執珪死者七十餘人遂亡漢中楚王大怒  
 興兵襲秦戰於藍田此所謂兩虎相搏徐廣曰者也  
 夫秦楚相敵而韓魏以全制其後計無危於此者  
 也願大王孰計之秦下甲攻衛陽晉必大關天下

之匈

徐廣曰關一作開

大王悉起兵以救宋不至數月而宋

可舉舉宋而東指則泗上十二諸侯盡王之有也

凡天下而以信約從親相堅者蘇秦封武安君相

燕即陰與燕王謀伐破齊而分其地乃詳有罪出

走入齊齊王因受而相之居二年而覺齊王大怒

車裂蘇秦於市夫以一詐偽之蘇秦而欲經營天

下混壹諸侯其不可成亦明矣今秦與楚接境壤

界固形親之國也大王誠能聽臣臣請使秦太子

入質於楚楚太子入質於秦請以秦女為大王箕

箒之妾效萬室之都以為湯沐之邑長為昆弟之



國終身無相攻伐臣以為計無便於此者於是楚  
王已得張儀而重出黔中地與秦欲許之屈原曰  
前大王見欺於張儀張儀至臣以為大王烹之今  
縱弗忍殺之又聽其邪說不可懷王曰許儀而得  
黔中美利也後而倍之不可故卒許張儀與秦親  
張儀去楚因遂之韓說韓王曰韓地險惡山居五  
穀所生非菽而麥民之食大抵飯菽藿羹一歲不  
收民不厭食糟糠地不過九百里無二歲之食料亦  
王之卒悉之不過三十萬而廝徒負養在其中矣  
除守徼亭鄣塞見卒不過二十萬而已矣秦帶巴

百餘萬車千乘騎萬匹虎賁之士

跽 上徒下俱跳躍也又云徼與

足曰科頭謂不著境

貫頤奮戟者至不可勝計

言執戟奮怒而

入陳也

秦馬之良戎兵之衆探前跋後蹄間三尋者

而不可勝數山東之士被甲蒙冑以會戰秦人捐  
甲徒裼以趨敵左挈人頭右挾生虜夫秦卒與山  
東之卒猶孟賁之與怯夫以重力相壓猶烏獲之  
與嬰兒夫戰孟賁烏獲之士以攻不服之弱國無  
異垂千鈞之重於鳥卵之上必無幸矣夫群臣諸  
侯不料之寡而聽從人之甘言好辭比周以相飾  
也皆奮曰聽吾之計可以彊霸天下夫不顧社稷

之長利而聽湏臾之說，誑誤人主，無過此者。大王不事秦，秦下甲據宜陽，斷韓之上地，東取成臯，滎陽則鴻臺之宮，桑林之苑。徐廣曰：桑作栗。非王之有也。夫塞成臯，絕上地，則王之國分矣。先事秦則安，不事秦則危。夫造禍而求其福，報計淺而怨深，逆秦而順楚，雖欲毋亡，不可得也。故為大王計，莫如為切秦。秦之所欲，莫如弱楚，而能弱楚者，莫如韓。非以韓能彊於楚也，其地勢然也。今王西面而事秦，以攻楚，秦王必喜。夫攻楚以利其地，轉禍而說秦，計無便於此者。韓王聽儀計，張儀歸報秦，惠王封

儀五邑，號曰武信君。使張儀東說齊，湣王曰：「天下疆國無過齊者，大臣父兄殷衆，富樂然而為大王計者，皆為一時之說，不顧百世之利。從人說大王者，必曰：『齊西有疆趙，南有韓與梁，齊負海之國也，地廣民衆，兵彊士勇，雖有百秦將無柰齊何。』大王賢其說而不計其實，夫從人朋黨比周，莫不以從為可。臣聞之：齊與魯三戰而魯三勝，國以危亡，隨其後，雖有戰勝之名，而有亡國之實，是何也？齊大而魯小也。今秦之與齊也，猶齊之與魯也。秦趙戰於河漳之上，再戰而趙再勝；秦戰於番吾之下，再

戰又勝秦四戰之後趙之亡卒數十萬邯鄲僅存  
雖有戰勝之名而國已破矣是何也秦疆而楚弱  
今秦楚嫁女娶婦為昆弟之國韓獻宜陽梁効河  
外趙入朝澠綿善切池割河間以事秦大王不事秦  
秦驅韓梁攻齊之南地悉趙兵渡清河指博關臨  
菑即墨非王之有也國一日見攻雖欲事秦不可  
得也是故願大王孰計之也齊王曰齊僻陋隱居  
東海之上未嘗聞社稷之長利也乃許張儀張儀  
去西說趙王曰敝邑秦王使使臣効愚計於大王  
大王收率天下以賓秦秦兵不敢出函谷關十五

年大王之威行於山東敝邑恐懼懼伏中唐兵  
節車騎習馳射力田積粟守四封之內恐居懼處  
不敢動搖唯大王有意督過之也今以大王之力  
悉巴蜀并漢中包兩周遷九鼎守白馬之津秦雖  
僻遠然而心忿含怒之日久矣今秦有敝甲凋兵  
軍於澠綿善切池願渡河踰漳據番吾會邯鄲之下願  
以甲子合戰以正殷紂之事敬使使臣先聞左右  
凡大王之所信為從者恃蘇秦蘇秦楚惑諸侯以  
是為非以非為是欲反齊國而自今車裂於市夫  
天下之不可一亦明矣今楚與秦為昆弟之國而

韓梁稱爲東藩之臣齊獻魚鹽之地此斷趙之右  
臂也夫斷右臂而與人鬪失其黨而孤居求欲毋  
危豈可得乎今秦發三將軍其一軍塞平道告齊  
使興師渡清河軍於邯鄲之東一軍軍成臯驅韓  
梁軍於河外一軍軍於滏池約四國爲一以攻趙  
趙服必四分其地是故不敢匿意隱情先以聞於  
左右臣竊爲大王計莫如與秦王遇於滏池面相  
見而口相結請案兵無攻願大王之定計趙王曰  
先王之時奉陽君專權擅勢蔽欺先王獨擅縮事  
寡人居屬師傅不與國謀計先王棄群臣寡人年

幼奉祭祀之日新心固竊疑焉以爲一從不事秦  
非國之長利也乃且願變心易慮割地謝前過以  
事秦方將約車趨行適聞使者之明詔趙王許張  
儀張儀乃去北之燕說燕昭王曰大王之所親莫  
如趙昔趙襄子嘗以其姊爲代王妻欲并代約與  
代王遇於句注之塞乃令工人作爲金斗長其尾  
令可以擊人與代王飲陰告厨人曰即酒酣樂進  
熱噉反斗以擊之於是酒酣樂進熱噉厨人進斟  
因反斗以擊代王殺之王腦塗地其姊聞之因摩  
笄以自刺故至今有摩笄之山

如今摩笄山

代王

亡天下莫不聞夫趙王之狼戾無親大王之所明見且以趙王為可親乎趙興兵攻燕再圍燕都而劫大王大王割十城以謝今趙王已入朝通他劫河間以事秦今大王不事秦秦下甲雲中九原驅趙而攻燕則易水長城非大王之有也且今時趙之於秦猶郡縣也不敢妄舉師以攻伐今王事秦秦王必喜趙不敢妄動是西有彊秦之援而南無齊趙之患是故願大王孰計之燕王曰寡人寧夷僻處雖大男子裁音在如嬰兒言不足以采正計今上客幸教之請西面而事秦獻恒山之尾五城

燕王聽儀儀歸報未至咸陽而秦惠王卒武王立武王自為太子時不說張儀及即位羣臣多讒張儀曰無信左右賣國以取容秦必復用之恐為天下笑諸侯聞張儀有卻武王皆畔衡復合從秦武王元年羣臣日夜惡張儀未已而齊讓又至張儀懼誅乃因謂秦武王曰儀有愚計願效之王曰柰何對曰秦社稷計者東方有大變然後王可以多割得地也今聞齊王甚憎儀儀之所在必與師伐之故儀願乞其不肖之身之梁齊必與師而伐梁梁齊之兵連於城下而不能相去王以其間伐

韓入三川出兵函谷而毋伐以臨周祭器必出挾  
天子案圖籍此王業也秦王以為然乃具革車三  
十乘入儀之梁齊果興師伐之梁哀王恐張儀曰  
王勿患也請令罷齊兵乃使其舍人馮喜之楚借  
託儀於秦也齊王曰寡人憎儀儀之所往必興師  
伐之何以託儀對曰是乃王之託儀也夫儀之出  
也固與秦王約曰為王計者東方有大變然後王  
可以多割得地今齊王其憎儀儀之所在必興師  
伐之故儀願乞其不肖之身之梁齊必興師伐之

齊梁之兵連於城下而不能相去王以其間伐韓  
入三川出兵函谷而無伐以臨周祭器必出挾天  
子案圖籍此王業也秦王以為然故具革車三十  
乘而入之梁也今儀入梁王果伐之是王內罷國  
而外伐與國廣鄰敵以內自臨而信儀於秦王也  
此臣之所謂託儀也齊王曰善乃使解兵張儀相  
魏一歲卒於魏也

陳軫者游說之士與張儀俱事秦惠王皆貴重爭  
寵張儀惡陳軫於秦王曰軫重幣輕使秦楚之間  
將為國交也今楚不加善於秦而善軫者軫自為

辱而為王薄也。且軫欲去秦而之楚，王胡不聽乎？  
王謂陳軫曰：吾聞子欲去秦之楚，有之乎？軫曰：然。  
王曰：儀之言果信矣。軫曰：非獨儀知之也。行道之  
士盡知之矣。昔子胥忠於其君，而天下爭以為臣。  
曾參孝於其親，而天下願以為子。故賣僕妾不出  
閭巷而售者，良僕妾也。婦嫁於鄉曲者，良婦也。  
今軫不忠其君，楚亦何以軫為忠乎？忠且見棄，軫  
不之楚，何歸乎？王以其言為然，遂善待之。居秦期  
年，秦惠王終相張儀，而陳軫奔楚。楚未之重也，而  
使陳軫使於秦，過梁欲見犀首。犀首謝弗見。軫曰：

吾為事來，公不見軫，軫將行，不得待。異日犀首見  
之，陳軫曰：公何好飲也？犀首曰：無事也。曰：吾請令  
公厭食，事可乎？曰：柰何？曰：田需約諸侯從親，楚王疑  
之，未信也。公謂於王曰：臣與燕趙之王有故，數使  
人來，曰：無事，何不相見？願謁行於王。王雖許，公公  
請毋多車，以車三十乘，可陳之於庭。明言之，燕趙  
燕趙客聞之，馳車告其王。使人迎犀首。楚王聞之，  
大怒，曰：田需與寡人約，而犀首之燕趙，是欺我也。  
怒而不聽其事。齊聞犀首之北，使人以事委焉。犀  
首遂行。三國相事皆斷於犀首。軫遂至秦，韓魏相

攻其年不解秦惠王欲救之問於左右左右或曰  
救之便或曰勿救便惠王未能為之決陳軫適至  
秦惠王曰子去寡人之楚亦思寡人不陳軫對曰  
王聞夫越人莊烏乎王曰不聞曰越人莊烏仕楚  
執珪有頃而病楚王曰烏故越之鄙細人也今仕  
楚執珪貴富矣亦思越不中謝侍御之官對曰凡人之思  
故在其病也彼思越則越聲不思越則楚聲使人往  
聽之猶尚越聲也今臣雖棄逐之楚豈能無秦聲  
哉惠王曰善今韓魏相攻其年不解或謂寡人救  
之便或曰勿救便寡人不能決願子為子去計之

餘為寡人計之陳軫對曰亦嘗有以夫下莊子刺  
虎聞於王者乎莊子欲刺虎館豎子止之曰兩虎  
方且食牛食甘必爭爭則必鬪鬪則大者傷小者  
死從傷而刺之一舉必有雙虎之名下莊子以為  
然立頃之有頃兩虎果鬪大者傷小者死莊子從  
傷者而刺之一舉果有雙虎之功今韓魏相攻其  
年不解是必大國傷小國亡從傷而伐之一舉必  
有兩實此猶莊子刺虎之類也臣主與王何異也  
惠王曰善卒弗救大國果傷小國亡秦興兵而伐  
大剋之此陳軫之計也



犀首者魏之陰晉人也

司馬彪曰犀首魏官名若今虎牙將軍

名衍姓公

孫氏與張儀不善張儀為秦之魏魏王相張儀犀

首弗利故令人謂韓公叔曰張儀已合秦魏矣其

言曰魏攻南陽秦攻三川魏王所以貴張子者欲

得韓地也且韓之南陽已舉矣子何不少委焉以

為衍功則秦魏之交可錯矣然則魏必圖秦而棄

儀收韓而相衍公叔以為便因委之犀首以為功

果相魏張儀去徐廣曰復相秦儀渠君朝於魏犀首聞張

儀復相秦害之犀首乃謂義渠君曰道遠不得復

過請謁事情曰中國無事秦得燒撥林徐廣曰一孤切

君之國有事秦將輕使重幣事君之國其後五國

伐秦會陳軫謂秦王曰義渠君者變夷之賢君也

不如賂之以撫其志秦王曰善乃以文繡千純婦

女百人遺義渠君義渠君致群臣而謀曰此公孫

衍所謂邪乃起兵襲秦大敗秦人李伯之下張儀

已卒之後犀首入相秦嘗佩五國之相印為約長

太史公曰三晉多權變之士夫言從衡彊秦者大

抵皆三晉之人也夫張儀之行事甚於蘇秦然世

惡蘇秦者以其先死而儀振暴其短以扶其說成

其衡道要之此兩人真傾危之士哉

張儀列傳第十

蘇子名長谷城人蘇若器時



